

名家绘图珍藏全本三言二拍



奇案拍

拍案惊奇



名家绘图珍藏全本三言二拍

拍案惊奇

编著者 〔明〕凌濛初

绘图者 戴敦邦

校点者 冷时峻

出版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者 上海中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56 1/32

印 张: 20.75

插 页: 12

字 数: 461,000

印 数: (精装)3,000 (锦装)2,000

版 别: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(精装)ISBN7-5325-2063-3/I·1060

(锦装)ISBN7-5325-2168-0/I·1098

定 价: (精装)43.60 元

(锦装·全五种)276.00 元



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

卷一·轉運漢遇巧洞庭紅



卷四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

卷九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



卷九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



卷十九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



卷十九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

崔俊臣巧会芙蓉屏

卷二十七



卷二十七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

卷廿九 通閨閻堅心燈火



卷二十九 通閨閻堅心燈火



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



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

前 言

孙 逊

公元 1644 年，这于明王朝及其臣民来说，是国破家亡、没齿难忘的一年。这一年，在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，维持了近三百年之久的明王朝的封建统治，终于土崩瓦解，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。

也就在这一年，有一位王朝的下层官吏，为维护王朝的统治，在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徐州，拼死抗拒着农民起义军，高呼：“生不能保障，死当为厉鬼杀贼！”最终呕血而亡。

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、天崩地裂的年代，他的死，如同海浪中消失的泡沫，秋风中飘零的落叶，并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世人过多的注意。然而，连他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，他于科场蹭蹬时偶然写下的两部“游戏”之作，却使他从此成为不朽。历史，注定了他将因其作品而不是对明王朝的忠诚名垂青史。

他，就是《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作者凌濛初。

—

较之大多数的中国古代小说家，凌濛初的命运似乎要好得

多,前者往往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,只留下“居士”、“散人”之类的名号,其生平更湮没无闻。而对凌濛初,我们今天却确知不少:

凌濛初,字玄房,号初成,亦名凌波,一字波斥,别号即空观主人。浙江乌程(今湖州)人。生于明神宗万历八年(1580),卒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(1644)。出身宦宦家庭,祖父仕至南京刑部员外郎,父亲曾任常州府同知等职。他本人十二岁入学,十八岁补廪膳生,应举入试,四中副榜,终未能正式录取。由于科场失意,曾作《绝交举子书》,作归隐计。天启三年四十四岁时,人都就选;直至崇祯七年五十五岁时始授上海县丞,署令事,凡八月,又署海防,居上海历八年。崇祯十五年六十三岁时,升任徐州通判,分署房村,治理河防。次年,李自成部属陈小乙拥兵至房村附近,淮徐兵备道何腾蛟率部追至房村,慕其才名,征入幕。凌献《剿寇十策》,又曾单骑入陈营劝降得成,以功授楚中监军佥事。不赴,仍留房村。崇祯十七年正月,李自成别部又进军徐州,凌誓与百姓死守,终因抵抗不敌,呕血而死。享年六十五岁。

短篇白话小说集《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(简称“二拍”),即创作刊刻于他五十五岁任上海县丞之前。其中《拍案惊奇》创作于天启七年丁卯(1627)秋天,当时凌濛初科场失意,滞留南京。据他本人称:“丁卯之秋,事附肤落毛,失诸正鹄,迟徊白门,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,演而成说,聊舒胸中磊块。非曰行之可远,姑以游戏为快意耳。同侪过从者索阅,一篇竟,必拍案曰:‘奇哉所闻乎!’为书贾所侦,因以梓传请。遂为钞撮成编,得四十种。”(《二刻拍案惊奇小引》)此书编成后于崇祯元年(1628)由尚友堂刊行,共四十卷。

《拍案惊奇》刊行后“翼飞胫走”,大受欢迎,贾人“谋再试

之”。于是凌濛初将“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”者，“聊复缀为四十则”，于崇祯五年(1632)写成后仍由尚友堂刊行，这便是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。此书依例也应是四十卷，但由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，原刊书板受到损坏，缺了第二十三卷和第四十卷。于是有人就把《拍案惊奇》的第二十三卷拿来充作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第二十三卷，另将凌濛初写的一个杂剧《宋公明闹元宵》充作《二刻》的第四十卷。由于原板《二刻拍案惊奇》未能保存下来，因而我们至今不知道《二刻》原来的第二十三卷和第四十卷是什么内容。而《拍案惊奇》在被挖走第二十三卷以后，又将其原来的第四十卷移作第二十三卷，这样全书就只剩下三十九卷，而且书名也被改作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。这个三十九卷本除了第二十三卷系后来补刻外(并非利用四十卷本的第四十卷原板)，其他三十八卷皆系尚友堂原板。这就是说，迄今存世的尚友堂本《拍案惊奇》有四十卷本(书名即为《拍案惊奇》)和三十九卷本(书名前多了“初刻”二字)两种。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则只有板片受到损坏的三十八卷本。

现日本轮王寺慈眼堂法库藏有尚友堂原刊《拍案惊奇》四十卷本，国内中华书局《古本小说丛刊》已将此本影印面世。此外，日本广岛大学藏有第二十三卷被挖走以后，将其第四十卷移植之三十九卷本，此本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。其他《拍案惊奇》的版本还有复尚友堂本、消闲居本、松鹤斋本等翻刻本，均只剩三十六卷。至若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则仅存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板片受到损坏的三十八卷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已一并将此本影印面世。此外，北京图书馆藏有半部内阁文库本(缺卷十三至卷三十)，其他则别无翻刻本。由此亦可见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中本书受损坏的程度，以致留传于世者竟如此稀少，且多残缺不

全。

除了“二拍”，凌濛初还著有多种戏曲作品，其中杂剧九种，大部分已散佚，现今仅存《红拂三传》中《识英雄红拂莽择配》、《虬髯翁正本扶馀国》两种，《宋公明闹元宵》一种；又传奇三种，今仅存《乔合衫襟记》部分曲词；戏曲论著存世有《谭曲杂劄》、《曲律》；另编有曲选《南音三籁》。此外，还编著有诗文集多种。

而在所有这一切创作著述中，流传最广、最为世人所称者，还是他的话本小说集《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。

二

凌濛初在政治上站在反对和敌视农民起义的立场，但在文学上却受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思潮的影响，这种影响突出反映在“二拍”的创作上。

明代中叶以后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学派，力倡陆九渊的心学，反对程朱理学，进一步发挥了“心即理”的著名命题，认为“心即性，性即理”，天下无有“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”（《传习录》上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一）。王阳明曾指出：“物理不外于吾心，外吾心而求物理，无物理矣。遗物理而求吾心，吾心又何物耶？”（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》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）并创“致良知”说，认为“良知”是人先天就有的，所谓“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处”（《传习录中·答聂文蔚》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），“致良知”就是“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”（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》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）。这种以高扬人心为特质的哲学主张，虽然本质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，但它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历史觉醒，反映了要求把人从理

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时代心声,从而直接引发了晚明汹涌澎湃的启蒙思想洪流。

王阳明的弟子王艮,创造性地发展了王阳明学说中的异端因子,建立了“泰州学派”。他提出:“圣人之道,无异于百姓日用。凡有异者,皆谓之异端。”(《王心斋先生遗集》卷一)这就把“百姓日用”和“圣人之道”完全等同起来,肯定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正当需求。之后,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又把他们的学说发挥到了极致,而成为“异端之尤”。李贽提出:“穿衣吃饭,即是人伦物理。除却穿衣吃饭,无伦物矣。世间种种,皆衣与饭类耳。故举衣与饭,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。非衣食之外,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同者也。”(《焚书》卷一)又说:“夫私者,人之心也。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。若无私,则无心矣。”认为:“无私之说”,“皆画饼之谈。”(《藏书》卷二四)他还提出:“士贵为己,务自适。”(《李氏文集》卷四)“自然之性,乃自然真道学也”。(《初潭集》卷八)“人但率性而为,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”。(《道古录》上)进而把人的“私欲”、“物欲”,乃至“好货”“好色”,都视作人的自然本性(《焚书》卷一)。凡此等等,构成了以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为特质的晚明启蒙思潮的主要内涵。

凌濛初的话本小说集“二拍”,一方面正是上述思潮的产物,同时又以它特有的感性形式,为普及和传播这些思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历史,在一个转折的关头,为时代的弄潮儿和同路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绝好时机。在这两部作品所展示的五光十色的世界里,传统士子、达官贵人和英雄豪杰已经退居到相对次要的位置,而商人、手工业者、僧尼、妓女、乡绅、胥吏、强盗、骗子等凡夫俗子占据了文学的主要舞台,他们为各种欲望所驱使,演出了一幕幕令人“拍案惊奇”的生活悲喜剧。好货与好色,贪婪与

欺诈,冒险与进取,追求与毁灭,这一切构成了小说真实的生命本体和崭新的现实品格。这是一个人欲横流、价值多元的时代,是一个充满诱惑与刺激、堕落与犯罪、希望与变革的时代。

表现男女情爱和性爱的作品在“二拍”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。如前所述,晚明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,就是肯定人的自然本性,其中男女情爱和性爱自然成为最注目的问题。凌濛初在“二拍”中不仅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这方面的内容,而且其中有些优秀的篇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。

讴歌男女青年忠贞不渝的爱情是“二拍”最突出的一个主题,这些作品或写了青年男女特别是年轻女性对于爱情的执著追求,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第九卷《莽儿郎惊散新莺燕,侁梅香认合玉蟾蜍》,写杨素梅和凤来仪两情相悦,私订佳期,虽好事多磨,但有情人终成眷属;同书第三十五卷《错调情贾母骂女,误告状孙郎得妻》,以颇带喜剧的笔调,写贾闰娘与孙小官两心相许,迫使母亲迁就女儿,成全其好事;或写了年轻女子对于父母悔盟负约行为的反抗,如《拍案惊奇》第九卷《宣徽院仕女秋千会,清安寺夫妇笑啼缘》,写少女速哥失里不嫌贫,以死反抗父母的悔婚行为,最后死而复活,获得了幸福的爱情;或写了他们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斗争,如《拍案惊奇》第二十九卷《通闺闼坚心灯火,闹团圞捷报旗铃》,写罗惜惜自小与张幼谦相爱,父母作主却将她另嫁他人,她大胆行事,迫使父母尊重自己的选择;或写了男女双方那种可以超越生死的爱情,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第六卷《李将军错认舅,刘氏女诡从夫》,写刘翠翠与金定同窗相爱,婚后一年即遭战乱,夫妇生前不能成双,死后魂魄相依;……这一切按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,都属于非礼的淫乱行为,但“二拍”作者却讴歌了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。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,小说